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7 August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苏丹境内的儿童与武装冲突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 号决议及之后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各项决议提交的，是秘书长关于苏丹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七次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记录了冲突对苏丹儿童的影响，着重分析了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并载有已掌握的关于施害者的资料。报告还概述了在解决严重侵害儿童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通过与各方对话取得的进展。

报告列有给冲突各方的一系列建议，旨在终止和防止苏丹境内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加强儿童保护。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及之后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各项决议编写的，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这是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及其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关于苏丹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七次报告。报告着重分析了苏丹冲突各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详细说明了自上次报告(S/2020/614)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通过关于苏丹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状况的结论(S/AC.51/2020/7)以来在制止和预防此类侵害行为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还介绍了在与冲突各方对话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报告尽可能指明对严重侵害行为负有责任的冲突方。在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最新报告(A/76/871-S/2022/493)附件中，以下五个武装团体因招募和使用儿童而被列入在报告所述期间未采取措施改善儿童保护的行为方名单 A：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苏解/米纳维派)、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马利克·阿加尔派和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除后者外，所有武装团体过去都与联合国签署了行动计划。

2. 本报告所载信息已由联合国苏丹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实，任务组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驻地协调员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直至其 2020 年 12 月撤出)共同主持。自 2021 年 1 月起，国家任务组由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联苏综合援助团)和儿基会主持。与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不安全状况和准入有关的挑战极大地阻碍了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记录和核查。2020 年暴发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和相关应对措施，包括实施行动限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因此，本报告所载信息并不能反映报告所述期间苏丹境内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部情况，侵害行为的实际数量可能更高。如果事件发生时间更早，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才得到核实，则相关信息被界定为与后来得到核实的事件有关。

二. 政治和安全事态发展概况

3. 本报告所述期间，苏丹在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方面出现了重大事态发展。

4. 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尽管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过渡政府在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总理的领导下仍进行了雄心勃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以推进苏丹的政治过渡。在执行 2019 年签署的《宪法文件》的关键基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在建立和平、民主治理、保护基本权利和减免债务等方面。

5. 2020 年 10 月 3 日，苏丹政府、苏丹革命阵线和苏丹解放运动/明尼·米纳维派签署了《苏丹和平朱巴协议》，这是一个政治里程碑，为解决该国长期存在的不满和各种冲突驱动因素创造了机会，而这是苏丹过渡进程的一部分。《朱巴和平协议》是在执行过渡时期政治基准方面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其内容包括永久停火、几项针对具体地区的议定书、一项关于国家问题的议定书以及一些措施，如设立一

个特别法庭来审理在达尔富尔发生的罪行，还有其他司法、追究责任与和解措施，以解决战争罪和严重侵犯人权、包括侵犯儿童人权的行为不受惩罚的问题。

6. 苏解/瓦希德派仍然置身于和平进程之外，并在达尔富尔的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动员反对《朱巴和平协议》，这对全面解决冲突和保护平民构成了挑战。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和过渡政府于 2021 年 3 月 28 日签署了一项原则声明，但在朱巴举行的会谈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休会，未达成协议。在举行和平协议谈判的同时，观察到涉及反叛分子的地方一级冲突有所增加，受未加入和平进程的团体影响的地区仍然动荡不安。

7. 尽管过渡政府作出了努力，但内部紧张局势导致苏丹过渡进程的重要内容(包括建立关键的过渡机构)的实施出现拖延。经济形势也继续恶化，致使民众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感到越来越沮丧。

8. 在苏丹过渡当局文职和军事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数月后，2021 年 10 月 25 日，苏丹武装部队拘留了总理和几名文职部长、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并控制了国家媒体，这对过渡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权委员会主席兼苏丹武装部队指挥官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汗中将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除了几名州长的职务，并暂停执行《宪法文件》的几个条款，实际上解散了主权委员会、部长会议及尚未成立的过渡期立法委员会，并恢复了过渡军事委员会，此外还宣布了一些其他措施。

9. 针对军方的行动，大批民众聚集在苏丹各地抗议军事政变，并发起了一场公民抗命运动。军队和安全部队使用实弹和催泪瓦斯，先是遏制、然后驱散抗议活动，在军事政变后的几天和几周内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10. 对此，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方作出了重大努力以促进对话，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危机，从而恢复宪法秩序。11 月 21 日，布哈尔中将与哈姆杜克先生签署了一项协议。然而，该协议受到民间政治力量的广泛谴责。在针对抗议者的暴力事件增多、协议得不到支持的背景下，哈姆杜克先生于 2022 年 1 月 2 日宣布辞职。

11. 军事政变受到苏丹利益攸关方和国际行为体的广泛谴责，并威胁到苏丹多年来在和平与民主方面取得的进展。它还阻碍了联合国在该国的活动，包括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活动。

12. 总体而言，自政变以来，苏丹各地的安全局势恶化，该国部分地区暴发内乱，达尔富尔发生零星暴力事件，苏丹东部族群间紧张关系引发冲突，并且出现了新的族群间暴力，特别是在达尔富尔和南科尔多凡州，这些事件影响到对儿童的保护。在此背景下，苏丹的人权状况仍然脆弱，不断有报告称发生了袭击平民、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任意逮捕和拘留行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经济状况恶化，达尔富尔这个该国最贫困的地区尤其受到高通胀和燃料及其他商品匮乏的影响。

13. 由于经济危机、粮食无保障、暴雨、严重洪灾、疾病暴发、冲突和长期流离失所，人道主义需求继续增加。2021 年 10 月 25 日军事政变后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经济状况恶化进一步对人道主义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人们注意到，安全当局越

来越多地介入人道主义人员行动的批准程序，官僚干预增多，批准工作和旅行许可的时限也延长。在军事政变之前，由于文职过渡政府推行对苏丹人道主义框架的改革并履行相关承诺，人道主义准入情况有所改善，人道主义工作者得以进入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州武装团体控制下以前无法进入的地区。然而，由于局势不安全，在一些地区临时接触受冲突影响的民众仍然是一个挑战。

14. 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国于 2020 年 3 月暴发了 COVID-19 疫情，加剧了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给脆弱的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额外压力。限制行动等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影响到弱势群体，使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援助、开展儿童保护活动以及监测和报告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更加复杂。

15.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撤出。2020 年 6 月 3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524(2020)号决议，设立了联苏综合援助团，其任务包括协助政治过渡、和平进程、建设和平、平民保护和法治，以及调动经济和发展援助。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停止授权活动，联苏综合援助团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达到初始行动能力。这一事态发展对国家任务组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联苏综合援助团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手中接管了保护儿童的责任，包括在苏丹紧张局势加剧期间担任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共同主席，而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相比，专门保护儿童的能力大大减少。此外，鉴于联苏综合援助团担负全国性任务，监测和报告安排从对达尔富尔和阿卜耶伊(南苏丹和苏丹边界的争议地区)、青尼罗和南科尔多凡的单独监测和报告活动演变为联合国对苏丹全境的监测和报告。另外，为了监测和报告阿卜耶伊的情况，苏丹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还与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合作。

三. 参与苏丹武装冲突的主要行为体的最新情况

政府安全部队

16. 苏丹武装部队是苏丹的军事力量，由陆军、苏丹海军、苏丹空军和苏丹武装部队中的情报部门(称为苏丹军事情报局)组成。在执行政府 2016 年关于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后，苏丹武装部队自 2018 年起从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S/2018/465)的附件中除名。

17. 在 2019 年苏丹革命之后，快速支援部队在当年的过渡时期《宪法文件》中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武装行为体。这些部队由来自达尔富尔各州的前保镖和与政府结盟的阿拉伯民兵组成，向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报告。但实际上，众所周知，这些部队直接向主权委员会副主席兼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亦称赫梅提)中将报告。

18. 过渡军事委员会于 2019 年设立了情报总局，取代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以回应抗议者要求解散后者的呼声，因为它参与了以暴力应对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民众示威。2021 年 10 月 25 日军事政变后，情报总局被赋予工作人员豁免权以及逮捕和拘留平民的权力，而其前身在 2019 年政治变革后已经失去了这些特权。

19. 另一支政府安全部队是苏丹警察部队。

武装团体

20. 2020 年，正义运动、苏解/米纳维派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马利克·阿加爾派签署了《朱巴和平协议》，这三个团体的高级成员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其中包括根据《朱巴协议》的条款，任命明尼·米纳维担任达尔富尔州州长，任命正义运动成员在内阁、包括负责苏丹儿童保护事务的社会发展部中任职。

21. 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继续控制青尼罗和南科尔多凡州努巴山区的领土。赫卢派与过渡政府的和平对话在 2021 年陷入僵局。

22. 苏解/瓦希德派经历了内部分裂和领导层分歧，导致内讧和进一步分裂，由阿里·哈米德“沙库什”领导、在中达尔富尔地区活动的一个团体叛逃，加入朱巴和平进程。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解/瓦希德派的领土控制和行动能力大幅下降。同时，2014 年脱离苏解/瓦希德派的苏丹解放运动/过渡委员会在朱巴和平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领导人哈迪·伊德里斯代表苏丹革命阵线参加谈判。

23. 此外，朱巴和平进程促使苏丹联盟成立，该联盟由哈米斯·阿卜杜拉·阿布卡尔指挥的 15 个武装团体组成，其成员包括苏丹解放军(哈米斯·阿卜杜拉·阿布卡尔派)、苏丹解放运动/改革派(哈夫吉兹·阿拉泽姆·西迪格派)和正义与平等运动/民主派(伊德里斯·易卜拉欣·阿兹拉格派)。苏丹联盟的一些成员历来与因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被列入名单的各方有联系，如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军/瓦希德派或正义运动。苏丹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作为一个团体招募和训练新兵。

四. 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24. 国家任务组核对了 520 起严重侵害 445 名儿童(287 名男孩和 157 名女孩，1 名性别不明)的事件。其中，317 起发生在 2020 年，203 起发生在 2021 年。共有 31 名儿童(8 名男孩和 23 名女孩)受到多种侵害行为的影响。13 名儿童(女孩)被绑架并遭受性暴力和残伤，7 名儿童(女孩)被绑架并遭受性暴力，9 名儿童(6 名男孩和 3 名女孩)被绑架和残伤，2 名儿童(男孩)被绑架后被杀害。此外，任务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对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之前发生的 32 起严重侵害事件，影响到 23 名儿童(17 名男童和 6 名女童)，具体包括杀害 10 名男孩、残伤 7 名男孩和 2 名女孩、对 4 名女孩实施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以及 9 起袭击学校事件。

25. 100 起侵害事件(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是政府安全部队所为，其中包括苏丹武装部队(61 起)、快速支援部队(32 起)、苏丹警察部队(5 起)、苏丹军事情报局(1 起)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1 起)。另有 86 起侵害事件是武装团体所为，包括苏解/瓦希德派(60 起)、苏丹解放运动/过渡委员会(20 起)、阿里·哈米德“沙库什”领导的苏解/瓦希德派分裂团体(2 起)、正义运动(2 起)、苏丹联盟(1 起)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1 起)，而 332 起侵害事件(63.5%)是身份不明的施害者所为，2 起是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所为。

26. 经核实，这些侵害事件发生在西达尔富尔(150 起)、中达尔富尔(129 起)、北达尔富尔(111 起)、南达尔富尔(87 起)、南科尔多凡(14 起)、阿卜耶伊(10 起)、青尼罗(9 起)、东达尔富尔(8 起)、卡萨拉(1 起)和红海州(1 起)。

27. 杀害和残伤儿童(356起)是经核实最多的严重侵害行为, 占总数的 68.5%, 其次是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74起)和绑架(34起)。这些趋势与上一次报告(S/2020/614)的调查结果一致, 尽管上一次报告涵盖的时期更长。值得注意的是, 经核实的招募和使用儿童情况大幅增加, 从上次报告的 4 起增加到本报告所述期间的 25 起, 原因之一是签署《朱巴和平协议》后武装团体开展了招募活动。

28. 由于准入受到严重限制, 特别是在达尔富尔、青尼罗和南科尔多凡受冲突影响地区, 本报告所载信息并不能反映苏丹境内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部情况, 侵害行为的实际数量可能更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后半期, 侵害行为数量减少, 这并不表明儿童保护状况有所改善, 而可能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撤出达尔富尔后监测能力下降有关。

A. 招募和使用

29. 经核实, 有 25 名儿童(21 名男孩和 4 名女孩)被招募和使用。在这些事件中, 13 起发生在 2020 年, 12 起发生在 2021 年。其中 6 名儿童未满 15 岁, 最小的 11 岁。

30. 这些侵害行为是苏丹解放运动/过渡委员会(20 人)、正义运动(2 人)、阿里·哈米德“沙库什”领导的苏解/瓦希德派分裂团体(2 人)和苏丹联盟(1 人)所为。所有侵害行为都发生在达尔富尔各州, 其中大多数经核实发生在中达尔富尔(16 人), 其次是北达尔富尔(8 人)和西达尔富尔(1 人)。

31. 儿童被用作战斗人员(3 人)、辅助角色(2 人)或不明目的(20 人)。在中达尔富尔招募和使用的两名男孩被告知, 他们将接受培训并被部署到利比亚。

32. 推动招募儿童的因素包括不安全、流离失所、家庭离散和贫困。在被招募的儿童中, 7 名(4 名男孩和 3 名女孩)加入武装团体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 4 名(男孩)是为了寻求保护。例如, 2021 年 1 月, 国家任务组核实了在中达尔富尔招募和使用富尔部落一名 16 岁男孩的事件, 这名男孩在 2016 年苏丹武装部队袭击他在杰贝勒迈拉的村庄后与家人失散。袭击发生后, 他加入了苏丹解放运动/过渡委员会, 寻求满足基本需求和获得保护。

33. 在被招募的儿童中, 有 4 人在编写本报告时已获释, 其余 21 名儿童仍然下落不明。

34. 大多数招募和使用儿童案件(86%)发生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 月的短短 4 个月内。近三分之一的儿童是在 2020 年 10 月 3 日签署《朱巴和平协议》后武装团体的招募活动中被招募的, 这些武装团体招募儿童的目的是在执行和平协议规定的安全安排之前确立自己的地位。

以据称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为由剥夺儿童自由

35. 共有 7 名儿童(6 名男孩和 1 名女孩)因据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被苏丹武装部队拘留。所有儿童后来都被释放。

B. 杀害和残伤行为

36. 经核实, 有 356 名儿童(258 名男孩和 97 名女孩, 1 名性别不明)被杀害(120 人)和残伤(236 人)。其中, 2020 年有 190 名儿童被杀害或残伤, 2021 年有 166 名

儿童。被杀害或残伤的儿童年龄从 1 岁到 17 岁不等，大多数儿童年龄在 10 岁以上。十几岁的男孩受杀害和残伤的影响最大，占有儿童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占因战争遗留爆炸物而死亡或残伤的儿童的 90% 以上。

37. 侵害行为是以下各方所为：政府安全部队(62 人)(苏丹武装部队(39 人)、快速支援部队(21 人)和苏丹警察部队(2 人))、苏解/瓦希德派(33 人)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2 人)。然而，大多数儿童伤亡(259 人)是身份不明的施害者造成的。侵害事件发生在西达尔富尔(136 人)、北达尔富尔(72 人)、中达尔富尔(66 人)、南达尔富尔(52 人)、阿卜耶伊(8 人)、青尼罗(8 人)、南科尔多凡(7 人)、东达尔富尔(5 人)、卡萨拉(1 人)和红海州(1 人)。

38. 造成儿童伤亡的原因包括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173 人)、战争遗留爆炸物(64 人)、迫击炮和火箭袭击(6 人)以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3 人)，这些加在一起占伤亡总数的 69%(246 人)。

39. 联合国还核对了 2019 年在西达尔富尔发生的 19 名儿童(17 名男孩和 2 名女孩)被杀害(10 人)和残伤(9 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快速支援部队(16 人)和身份不明的施害者(3 人)造成的。

40. 族群间暴力继续严重影响儿童的生活，特别是在达尔富尔各州，其中西达尔富尔受影响最大。在经核实的儿童伤亡中，几乎一半是在族群间暴力中被残伤或打死的，而暴力往往源于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国家任务组无法查明施害者，也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属于冲突的某一方。

41. 例如，2020 年 1 月，据称米塞里亚部落和丁卡部落在阿卜耶伊发生族群间暴力，期间有 5 名男孩和 1 名女孩被杀。在 2021 年 1 月的另一起事件中，西达尔富尔州朱奈纳的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遭到袭击，造成 15 名儿童死亡，13 名儿童被残伤。身份不明的肇事者被描述为属于阿拉伯部落，而大多数受害者来自马萨利特族群。这起事件发生的前一天，马萨利特族群的一名成员杀害了一名阿拉伯男子。

42. 政府安全部队与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仍然令人关切，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警察部队的侵害行为有一半以上发生在此类冲突期间。例如，2021 年 7 月，苏丹武装部队因怀疑北达尔富尔的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收容了苏解/瓦希德派分子而对该营地发动袭击，造成 9 名儿童(6 名男孩和 3 名女孩)死亡，17 名儿童(10 名男孩和 7 名女孩)被残伤。

43. 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存在，特别是在达尔富尔各州，继续严重影响苏丹儿童，占有儿童伤亡的近五分之一(64 人)。儿童通常在玩耍或做家务，如打水、拾柴或放牧时碰到战争遗留爆炸物。由于不能识别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致命危险，儿童玩弄这些物体或用石头砸它们，引发爆炸，造成生命或肢体损失。例如，2021 年 2 月，青尼罗州一名 12 岁男孩在放牧时发现一枚战争遗留爆炸物。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开始摆弄它。结果炸弹爆炸，炸伤了他的手和腿，炸死了他的四只动物。男孩被转到医院接受医疗和社会心理支持。

44. 还令人关切的是，苏丹儿童继续受到政府安全部队在公众示威期间过度使用武力的影响，包括在 2021 年 10 月 25 日政变期间。联合国核实，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有 7 名儿童(6 名男孩和 1 名女孩)在这种情况下被杀害，13 名儿童(11 名男孩和 2 名女孩)被残伤，这些不属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的范围。这些儿童是因对抗议者使用实弹(14 人)和催泪瓦斯(5 人)或虐待(1 人)而被打死或残伤的。

C.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45. 国家任务组核对了针对 74 名儿童(1 名男孩和 73 名女孩)的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案件，其中 57 起发生在 2020 年，17 起发生在 2021 年。这些儿童的年龄在 6 至 17 岁之间，女孩占幸存者的 99%。

46. 这些侵害行为是政府安全部队(18 人)(苏丹武装部队(13 人)、苏丹警察部队(3 人)和快速支援部队(2 人))、苏解/瓦希德派(15 人)和身份不明的施害者(41 人)所为。侵害行为发生在中达尔富尔(29 人)、北达尔富尔(24 人)、南达尔富尔(17 人)和西达尔富尔(4 人)。

47. 经核实的案件涉及强奸(50 人)、轮奸(11 人)、强奸未遂(7 人)和性攻击(6 人)。共有 34 名幸存者获得了医疗和社会心理支持。

48. 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任务组核对了 2019 年在西达尔富尔(3 人)和青尼罗(1 人)发生的强奸 4 名女孩的事件，这些事件是苏丹警察部队(1 人)和身份不明的施害者(3 起)所为。

49. 儿童在干农活(23 人)、拾柴或打水(13 人)、在家中或附近(12 人)或在不同地点之间移动(3 人)时经常遭受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例如，2020 年 6 月，苏解/瓦希德派成员在中达尔富尔杰贝勒迈拉强奸了 4 名女孩。这些侵害行为是在苏解/瓦希德派之间的内部战斗中发生的。在 2021 年 11 月的另一起事件中，几名身份不明的施害者在北达尔富尔州强奸了一名正在干农活的女孩。

50. 性别暴力行为非常普遍，其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权力不平衡以及妇女和女孩的边缘化，再加上严峻的人道主义、安全和经济局势，继续影响着苏丹的儿童。

51. 在苏丹，对性暴力行为的追责程度仍然很低。在经核实的案件中，有 28 起向警方报了案，1 起导致犯罪人被法院判刑，1 起被移出正式司法程序。在 4 起事件中，在编写本报告时，法律程序尚未最后完成。总体而言，苏丹局势的特点仍然是缺乏法治，对性暴力行为有罪不罚的文化盛行。

52. 由于污名化、报复风险、缺乏追责和缺乏对幸存者的适当支助服务，性暴力这一侵害行为往往得不到充分报告。幸存者在遭受性暴力后，尤其是如果她们因此怀孕，往往会受到指责，并被社群疏远。

D. 袭击学校和医院

53. 国家任务组核对了 21 起袭击学校(11 起)和医院(10 起)事件，包括 4 起袭击与医院有关的受保护人员的事件。其中，19 起发生在 2020 年，2 起发生在 2021 年。

54. 这些侵害行为是身份不明的肇事者(19 起)(包括所有对学校的袭击)、中央后备警察部队(1 起)和苏解/瓦希德派(1 起)所为。袭击发生在南科尔多凡(7 起)、西达尔富尔(7 起)、中达尔富尔(4 起)、东达尔富尔(1 起)、北达尔富尔(1 起)和南达尔富尔(1 起)。

55. 对学校的袭击主要发生在族群间暴力期间,其中 6 起事件涉及抢劫。受影响的学校中有 9 所是小学,包括 1 所女子学校和 3 所男子学校。例如,2020 年 5 月,在南科尔多凡州,阿拉伯部落和努巴部落之间发生族群间暴力,迫使当地居民逃离家园并到学校避难,此后,4 所小学遭到抢劫。在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后,身份不明的武装犯罪分子进入学校,抢劫教学材料、学校用品和家具。大约 1 740 名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

56. 对医院的袭击包括抢劫和焚烧保健中心(3 起)、袭击医务人员(4 起)(包括杀害一名保健工作者)、劫持车辆(1 起)和入室盗窃(2 起)。除一起外,所有袭击事件都是在族群间暴力中发生的。

57.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快速支援部队(5 起)在西达尔富尔、苏丹武装部队(4 起)在南达尔富尔对另外 9 所学校的袭击在晚些时候得到核实。

将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目的

58. 国家任务组还核实了苏丹武装部队(5 起)、快速支援部队(1 起)、中央后备警察部队(1 起)和身份不明者(1 起)在西达尔富尔(3 起)、中达尔富尔(2 起)、南达尔富尔(2 起)和南科尔多凡(1 起)将 8 所学校用于军事用途的事件,其中 3 起事件发生在族群间暴力背景下。例如,苏丹武装部队在 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7 月期间将西达尔富尔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用作其部队的营房和宿舍。学校的所有设施,包括教室和厕所都被占用,使学校无法将其用于教育目的。这些事件还包括自 2016 年以来持续使用两所小学。还核实了苏丹武装部队 2020 年在南达尔富尔(1 所)和西达尔富尔(1 所)将两所医院用于军事用途的事件。

E. 绑架

59. 经核实,有 34 名 8 至 17 岁的儿童(15 名男孩和 19 名女孩)被绑架,其中 33 人的被绑事件发生在 2020 年,1 人发生在 2021 年。

60. 这些侵害行为是政府安全部队(13 人)(苏丹武装部队(4 人)和快速支援部队(9 人))、苏解/瓦希德派(11 人)和身份不明的施害者(10 人)所为。侵害事件发生在南达尔富尔(16 人)、中达尔富尔(9 人)、北达尔富尔(5 人)、阿卜耶伊(2 人)和西达尔富尔(2 人)。

61. 儿童被绑架是为了勒索赎金(9 人)、性暴力(4 人)、被贩卖(2 人)或被强迫劳动(1 人)。有 18 名儿童被绑架的目的不明。绑架时间长短不一,有些儿童被关押 2 天后被释放,有些则被关押了 28 天才被释放。在编写本报告时,4 名被绑架儿童的状况和下落仍然不明,2 名儿童在被关押期间被杀害,其余 28 名儿童已被释放。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8 人)、在他们的村庄遭到袭击时(4 人)或在放牧(4 人)、拾柴或打水时(3 人)或在市场等公共场所(3 人)被绑架的。

62. 政府安全部队对三分之一以上的绑架事件负有责任。例如，2020 年 8 月，南达尔富尔州快速支援部队绑架了一名正在放牧的男孩，并将其扣押了 3 天以索要赎金。

63. 在另一起事件中，苏解/瓦希德派(也应对三分之一的侵害行为负责)将 5 名女孩从她们在达尔富尔的家中绑架，并将她们关押了两天，直到她们的家人支付赎金。在被绑架期间，这些女孩受到虐待和性侵犯。

F. 拒绝人道主义准入

64. 国家任务组核实了 10 起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影响了向儿童提供援助。其中，5 起是在 2020 年核实的，5 起是在 2021 年核实的。这些事件是政府安全部队(6 起)(苏丹武装部队(5 起)和苏丹军事情报局(1 起))、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1 起)和身份不明的肇事者(3 起)所为。经核实，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发生在中达尔富尔(5 起)、东达尔富尔(2 起)、南达尔富尔(1 起)、青尼罗(1 起)和北达尔富尔(1 起)。

65. 经核实的事件涉及多种类型的拒绝人道主义准入，包括限制人道主义人员入境(6 起)、威胁和暴力侵害人道主义人员(2 起)、盗窃(3 起)和劫持车辆(2 起)，其中一些事件涉及多种类型的侵害行为。多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受到的影响最大。

66. 例如，2021 年 12 月，身份不明的肇事者袭击了北达尔富尔州法希尔的一个联合国机构的三个仓库。数百名抢劫者抢走了 5 000 多公吨粮食，他们还拆除了部分仓库。由于这一事件，该机构不得不暂停在该地区的业务，直到下个月。在东达尔富尔州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医疗机构多次遭到袭击，迫使该机构减少向一个收容了 19 000 多名南苏丹难民的难民营提供医疗服务。总体而言，联合国估计，75 000 多名儿童受到这些经核实的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的不利影响。

五. 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进展和挑战

A. 立法和政策框架方面的进展

67. 2020 年 5 月，过渡政府通过了保护平民国家计划。制定该计划的目的是确保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撤出后按照国际保护标准保护平民。除其他目标外，该计划规定儿童可诉诸司法，禁止招募、使用和暴力侵害儿童。联合国一直在与过渡政府接触，以支持全面执行该计划。

68. 2021 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过渡政府为修订 2010 年《儿童法》做出了显著努力，从而在 2021 年起草了更新版《儿童法》。修订内容包括加强出生登记条款。为此修订了民事登记条例，使其更加细致入微，更具包容性，并制定了弱势儿童出生登记的新标准作业程序。在 2021 年 10 月军事政变之后，这一举措的进展陷入停滞。

69. 2020 年 5 月 29 日通过了一项关于保护卫生从业人员和卫生设施并将对其的袭击行为定为犯罪的国家法律。为了更好地侦查和报告对卫生设施和受保护人员的袭击行为，卫生部国家一级工作人员和卫生专题组成员接受了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织袭击医疗机构事件监测系统的培训，苏丹已于 2019 年加入该系统。同年，过渡政府还将残割女性生殖器定为犯罪，2021 年法院受理了第一起针对喀土穆州一名受到这种形式残割之害的 8 岁女孩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案件。

B. 对话的后续行动和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70. 在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支持下，国家任务组与过渡政府接触，以维持其 2016 年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行动计划的成果，并为制定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国家计划铺平道路。任务组还倡导苏丹武装团体执行现有的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的行动计划和路线图。

71. 2021 年，国家任务组与《朱巴和平协议》签署方接触，以全面和集体的方式加强对保护受冲突影响儿童的承诺。在政府 2016 年行动计划的框架内，签署方同意重新启动高级别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在实施行动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义与平等运动、苏解/米纳维派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马利克·阿加尔派参加了这一进程，所有这些派别都因招募和使用儿童而被列入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A/76/871-S/2022/493)附件。在政府现有的儿童保护承诺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路线图，其中包括响应性和预防性要素，以加强对受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路线图于 2021 年 12 月获得技术委员会认可。计划于 2022 年采取第一批执行步骤，包括向苏丹各地受冲突影响的州派出核查团；对《朱巴和平协议》签署方的部队进行筛查，以确定、释放其队伍中的儿童并使他们重返社会；开展关于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宣传运动。

72. 2020 年 3 月，国家任务组与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审查该团体 2016 年行动计划的状况，并根据 10 项基准制定路线图以加快执行该计划。在 COVID-19 疫情暴发后，由于无法进入该派别控制的地区，执行路线图的工作陷入停滞。2021 年，联合国与该派别接触，支持为该派别控制的地区制定人道主义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内容。

7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与苏解/瓦希德派就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进行重大接触。一个重要的事态发展是，过渡政府和苏解/瓦希德派准许进入南杰贝勒迈拉和东杰贝勒迈拉、卡斯地区和中达尔富尔受冲突影响地区，其中一些地区联合国 10 年来一直无法进入。

C. 关于儿童保护的方案对策、宣传和外联活动

74. 许多挑战，包括政治不稳定、局势不安全、缺乏释放儿童和使其重返社会的国家框架、儿童保护能力下降以及为遏制 COVID-19 蔓延而施加的限制，影响了联合国与冲突各方就释放儿童和使其重返社会问题进行接触的能力。因此，没有正式释放与武装团体和部队有关联的儿童。为了解决今后的问题，技术委员会在国家任务组的支持下，制定了一个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问题国家框架，作为释放儿童和使其重返社会的战略和指南。该框架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在技术层面获得通过，并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得到行动计划国家高级别委员会的认可，为该委员会制定在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国家战略提供技术支持。

75. 考虑到战争遗留爆炸物对儿童的重大影响是造成儿童死亡和残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地雷行动活动在苏丹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支持清理了 320 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使近 290 000 名儿童受益。此外，近 320 000 名儿童受益于爆炸性弹药风险教育，特别是在污染最严重的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

7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丹武装部队在国家任务组的支持下，为内部能力建设目的开发了儿童保护培训模块。该模块有待技术委员会正式批准。2021 年，在喀土穆和南科尔多凡州开展培训期间试用了该模块，285 名苏丹武装部队军官和 12 名社会发展部文职人员受益。苏丹武装部队和正义与平等运动都更新和下达了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命令。国家任务组还与《朱巴和平协议》的其他签署方分享了此类命令的样本，鼓励它们予以采用和传播。

六. 意见和建议

77. 我对苏丹冲突各方持续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感到关切，特别是杀害和残伤儿童、对儿童实施性暴力和绑架儿童。我呼吁所有各方停止和防止一切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

78. 我感到不安的是，许多儿童被杀害和残伤，而且这些儿童的伤亡大多是使用小武器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我敦促各方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和缓减行动，避免和尽量减少伤害，更好地保护儿童，包括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保护儿童，使其免受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危害和影响。我敦促各方不要使用导致儿童伤亡的爆炸装置。我呼吁苏丹当局确保地雷行动的安全和准入，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这些行动的支持。

79. 我感到关切的是，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情况有所增加。我敦促所有各方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立即无条件释放其队伍中的所有儿童，并将他们移交给民间儿童保护行为体。

80. 我强调，有必要在苏丹认可的《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原则和准则》(《巴黎原则》)的指导下，开展可持续和及时的对性别、年龄和残疾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援助方案，包括提供保健、社会心理支助和教育机会以及重返社会支助。

81. 我欢迎国家当局和签署《朱巴和平协议》的武装团体与联合国合作，对部队进行筛查，以查明队伍中的儿童并协助他们获释，我鼓励继续开展这种努力。

82. 我注意到，儿童因被指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被拘留，后来又被释放。我鼓励苏丹当局继续执行 2018 年 4 月签署的关于释放和移交与武装团体有关联和在行动中被俘的儿童的标准作业程序。

83. 苏丹境内、特别是达尔富尔的族群间暴力不断升级，对儿童造成破坏性影响，这一情况令人担忧。我重申保护平民国家计划的重要性，并敦促政府重新启动保护平民国家机制。我呼吁苏丹当局和签署《朱巴和平协议》的武装运动履行承诺，加快实施过渡安全安排。

84. 我再次对目前对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准入限制表示关切，特别是因为这阻碍了向儿童提供拯救生命的服务。我敦促冲突各方使联合国和人道主义伙伴能够安全

无阻地接触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我强调，学校和医院必须始终是儿童的安全场所，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受到保护，不受攻击。我还呼吁所有各方立即撤出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学校和医院。

85. 我敦促政府确保对严重侵害行为追责，将施害者绳之以法，向严重侵害行为的受害者提供补救。我强调，必须调查所有侵害和虐待儿童的指控，包括在内乱背景下实施这种行为的指控，并加强司法和执法能力。我还呼吁政府继续加强苏丹保护儿童的法律框架，包括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努力实施和加强现有的《儿童法》，并批准《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86. 我欢迎苏丹当局采取步骤，巩固 2016 年签署的现已完成的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的成果。然而，我仍然关切是，他们的安全部队继续实施严重侵害行为。在这方面，我敦促国家当局加强措施，防止政府安全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或在应对公众示威时杀害和残伤儿童和实施其他严重侵害行为。

87. 我欢迎苏丹当局与联合国合作加强对儿童的保护，2021 年，国家当局和签署《朱巴和平协议》的武装团体根据 2016 年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一个路线图。我呼吁及时执行路线图，并敦促充分运行和使用高级别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以确保协调和执行路线图的所有规定。

88. 我呼吁苏丹当局加强苏丹各地的儿童保护系统，并重申长期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包括加强社会服务和建设有能力确保儿童权利和满足儿童需要的强大机构。我再次促请他们与联合国协作制定更长期的国家计划，以防止所有严重侵害行为，并维持 2016 年行动计划的成果。我鼓励苏丹当局继续在达尔富尔永久停火委员会的框架下，就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与联合国进行接触。

89. 我呼吁我最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A/76/871-S/2022/493)附件所列的武装团体与保护儿童问题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开展合作。在这方面，我敦促苏丹解放军/瓦希德派，包括其所有派别，与联合国接触，制定和签署一项行动计划。我呼吁苏人解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迅速执行与联合国共同制定的关于执行其 2016 年行动计划的路线图。我敦促正义与平等运动、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和马利克·阿加尔派充分落实各自的行动计划和关于保护儿童的其他承诺，包括在 2021 年路线图下作出的承诺。

90. 我呼吁国际社会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特别是为联苏综合援助团和儿基会提供资源，以继续支持国家当局保护儿童，使受冲突影响的儿童重返社会和康复，监测和报告受冲突影响儿童的状况，并监测和执行现有和未来的儿童保护承诺。

91. 苏丹境内的冲突对儿童产生了长期和破坏性影响。在这个政治不稳定时期，我呼吁所有各方努力通过由苏丹人自主和主导的包容性政治对话，恢复文职人员主导的过渡。我强调，在苏丹实现持久和平、民主和经济复苏是保护受多年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唯一可持续途径。我呼吁苏丹所有各方将苏丹儿童的权利和需求置于目前和今后所有和平与民主努力的中心。